

原来,这些枯叶从不曾离去,而是消逝在土地,又用土地的力量为老树注入新的血液,默默守护着这方土地。

## 好久不见!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杜艾嘉

我低头看着身上由青泛黄的色彩,不觉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不可否认地,我老了。

身边的同伴也逐渐变得枯黄,叶尖打着卷,从叶缘开始一点点枯萎了,并一天天地稀少下去。

树上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也颤颤巍巍地,终日担心属于自己的那一天到来。

邻近的一位伙计向我靠了靠,说:“嗨,兄弟,天气真是冷得厉害。我真怕自己马上就熬不下去了。”

“是啊,我们都老了……”我略带可惜地打量着它满身的灰斑点,又用安慰的口气说,“不过,你还好,不显老。”

“是吗?”它好像松了口气。

它顿了顿,好像在回避那个可怕的话题。但最终,它还是开了口:“听说,我们的许多伙伴都到下面去了……”

“下面是什么地方?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谁都不知道。也从来没有谁回来告诉我们。”

“回不来了?”

“没错。”它的声音在剧烈地颤抖。

我们相视沉默了一会儿。

一阵寒风吹过,那位伙计的身子不停地晃动起

来,根部渐渐松动了。

“啊……”它的语调带着凄凉,“看来我要到下面——”

声音戛然而止。它轻轻地脱落,被风带走了,我默默注视着它,一些奇怪的记忆涌来,有的很清晰,有的却很模糊,这些记忆叠成重影。在重影中,我看到100多年前,这棵树仍是幼苗时的样子;看到树下有一群听评书的孩子;看到周围渐渐高楼林立;看到四季轮回,一树新叶萌芽,又有一树枯叶褪去……

又是一阵狂风,我甚至来不及思考,就被吹落了。在到达土地的那一刻,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将我托起,那是无数枯叶的灵。

原来,这些枯叶从不曾离去,而是消逝在土地,又用土地的力量为老树注入新的血液,默默守护着这方土地。

大地,是我的起点,亦是我的归宿。好久不见,我微微一笑,从此与天地相拥。

落叶者,归根矣。

我知道,这是我的梦想,亦是我的希望。它让我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。

我能想象到,在我离开的那个枝头上,又会生出一点绿意。在不知多少个日夜后,在它落下的那一刻,会对土地轻轻说一声:

“好久不见。”

指导教师:姜见知



《长城》 康宇轩(7岁)

地铁站台,人潮涌动,声音嘈杂,老人含笑啃馒头的画面,如阴霾天里的一抹亮光。

## 父亲的满足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一(14)班 黄雨霞

傍晚,地铁站人潮汹涌,劳累工作了一天的人们,都盼着早点回到家。归家的脚步是匆忙的、急躁的。很少有人注意到地铁站台楼梯背后的老人。

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他穿着寒素,脚上是一双黄胶鞋,身上的蓝色中山装,已有些磨损,颜色也有些褪色。他眼神迷茫,也许是对大都市生活节奏的不适应吧。他背着一个大行李包,看起来很重。放下背包,他在里面翻找了半天,半晌摸到一个老式手机。用微微颤抖的手拨打着号码,此时,脸上的喜悦明

显了,皱纹平展开了。

电话在一阵忙音后打通了,我看见电话拨通的瞬间,老人的眼中满满都是慈爱,他笑道:“闺女,我快到了,你在哪儿呢?我给你带了好多你爱吃的特产!”他的耳朵似乎不太好,在地铁嘈杂的环境里,说话声音大了许多,周围候车的人们都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。后来老人挂断了电话,从包里翻出了一个白面馒头,坐在地上,半靠着一个白面馒头,坐在那里啃了起来。我本以为他会埋怨生活的艰辛,会叹口气。没想到,他吃着馒头时,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,微笑里透着满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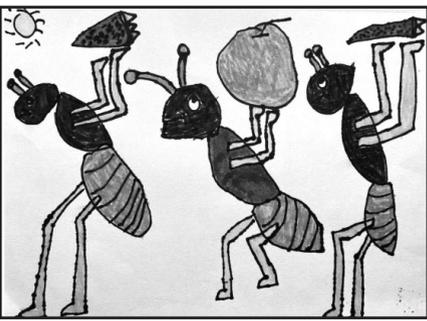
我呆呆地凝望着他,不知为何

泛起一股酸楚,只觉得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。

他的生活也许是困苦的,他所谓的珍贵特产也不过是家乡的一些吃食。可是他可能是不远千里,甚至是万里,为女儿把这些家乡常见的食物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,虽然路途辛苦,但老人却是幸福的,因为他是父亲。老人在地铁站等了很久,他的女儿还没有来。

地铁站台,人潮涌动,声音嘈杂,老人含笑啃馒头的画面,如阴霾天里的一抹亮光。我加快归家的脚步,想趁妈妈下班之前,为妈妈露一手,准备出几样小菜,给辛苦了一天的她一个惊喜。

指导老师:杨晨婷



《蚂蚁搬西瓜》 朋朋(6岁)

我国许多城市多次换过名称,但有一个城市,一直保留着原来的名称,就是邯郸。

■ 河北省邯郸市第二十五中学 七年级(14)班 高雅榛

宋词有云:“桃花不记东西晋,想如今,也梦邯郸。”词中的邯郸就是我的故乡,一座历史悠久、成语频多的古城,许多文人墨客曾在这里留下千古名句,如白居易的“邯郸驿里逢冬至,抱膝灯前影伴身”,岑参的“客从长安来,驱马邯郸道”……

在这座拥有几千年文化的城市里,有很多古建筑,如:回车巷、武灵丛台、学步桥等等。其中,让我最为骄傲的是位于邯郸市的武灵丛台。每当人们路过那里时,都会赞叹丛台之雄伟,之古老,之壮观。据这里出土的文物考证,武灵丛台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,是赵王用来检阅兵队与观赏歌舞之地,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当我踏着古老的砖石,拾阶而上,登上丛台时,想象着当年赵武灵王站在丛台的威武形象。每年的春夏秋冬,我都会来丛台看一看,转眼间我已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,古老的丛台也保留了我许多儿时的记忆!

而当我走到被历史冲刷了几千年的学步桥时,一时间“负荆请罪、邯郸学步、胡服骑射、一言九鼎、完璧归赵、纸上谈兵、奉公守法、毛遂自荐……”这些耳熟能详、家喻户晓的成语便浮现在眼前,据一位专门研究成语的邯郸专家指出,与邯郸有关的成语典故约有1584条,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成语之都”。

说起邯郸的文化,自然少不了美食。“透熟离骨,肉嫩且烂,咸香清纯,回味无穷。”这说的是大名县的二毛烧鸡,还有在魏晋时期就被列为进贡品的马头天福酥鱼,临漳的扒兔等等。而我最爱的美食当属姥姥亲手做的特色菜——大锅菜。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从小生活在邯郸,一直未离开故乡的我,可能还理解不了离开故乡、日夜思乡的那份特殊情感,但我想我对故乡的情感,以后无论我在不在邯郸,应该一直都不会变吧。

故乡情

《持螯赏菊》 邱墨萱(7岁)

■ 湖南省隆回县第二中学 默深文学社 郑雪峰

“樟树”?不好,“香樟”,才显得有韵味。

然而香樟并不十分的香。校园中,要说香吧,大概没有哪棵树可以比得过教学二楼前的石楠——很香,香得都叫人得捂着鼻子下楼。但香樟也不能说是“清香”。八月份的金桂,应该最能匹配“清香”这个词。它的香传得远,隔一幢楼也可以闻到,但不浓烈,像冬日里的暖阳。

该怎么形容香樟的香呢?应该说“幽香”最适合不过了!香是有的,可是很“幽”,叫人分不清,辨不出,只是于朦朦胧胧间闻到一缕香气,沁人心脾。如果说桂花的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情歌,那么香樟的香就是这情歌的绵绵远远的回奏。《琵琶行》里有“别有幽香暗恨生”的名句,描写的是琵琶声停时人们被勾起的那番心绪,这二者的“幽”,该是同一个“幽”了!

香樟开花时最香。香樟的花,小的,白的,像穗,唧唧呀呀地待在梢头,很热闹。香樟还有哪儿香呢?首

先应该不是树皮,因为我闻过。香樟的树皮呈皴裂状,裂痕颇深。但这里头除了泥巴星子的味道,别的我是一点也闻不到了。

香樟的叶子最朴实无华了。或者说,平常我们随手画的“没什么特征”的叶,其实就是香樟叶:不厚,大拇指那么长,呈一个胖胖的梭形,“丰”字形脉络。而且翠绿翠绿,不似杨梅树叶儿那般绿得深遂凝重。香樟叶是香的,只是须凑近了闻。它不像农村里的“鱼腥草”那样,香气扑鼻,吊人胃口。

那香樟子呢?黑不溜秋的,很小,一个小拇指甲盖那么大。香樟子硬,去了皮之后是一个裹满乳白色汁浆的球,有奇味,这大概也能说明香樟子是香的。

用香樟木打的家具带有香味,古老的匠人们就称它为“香樟”。是啊,樟木紧致厚实。且带香,是打家具的好材。

江南一带有民俗:一户人家若得了个女儿,就在自家院里栽上一株香樟。女儿一年年地长大呀,香樟也跟着一年年地长。待到女儿出嫁啦——嫁妆是那株香樟啊。

香樟家具自带带着香气。这香气安神醒脑,很适宜放在书房中,香樟木打的衣橱,能够驱虫。可是现在,木匠师傅少了,打香樟家具的人家也少了,那个庇佑了一代又一代江南的姑娘们长大的香樟树,也渐渐地从庭院中,消失了。

总觉得,江南的骨髓里是香樟,江南不会忘了香樟。

指导老师:刘剑



《持螯赏菊》 邱墨萱(7岁)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

古树斑驳,尘土飞扬,路上人来人往,行人匆匆。在城市的喧嚣间,公园的一个角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一支乐队在演奏,却又如此的不同——这是一支残疾人乐队。

这是一支五人组成的乐队。键盘手的一条裤腿孤独地随风荡着,右手用力击打着键盘,左手在空中挥舞着,额头迸出豆大的汗珠,一甩头汗珠便如雨点般掉落,纷纷扬扬,似带着节奏地点地。

鼓手帅气地要着他那两根鼓棒,在高低不同的鼓间曼舞,在月光下不停地旋转……打鼓技巧高超,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他膝盖以下的空空荡荡。

主唱的面前摆放着立式话筒,她的演唱博得了众人的欢呼,两位吉他手随着节奏晃着脑袋,忘情地跟着音乐摇摆起身子。

夏夜的风很暖,天上的星星不时侧头,好奇地窥视着这支乐队的队员。他们缺少什么,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追梦的心,歌声一如他们的人生一样真实,炙热澎湃。

那跳动的一个个音符,那闪烁的一个个鼓点,都是梦想的声音,触动行人的心弦。我们应该像他们一般带着微笑在生活的泥泞中稳步向前。

## 泥泞中也向前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

古树斑驳,尘土飞扬,路上人来人往,行人匆匆。在城市的喧嚣间,公园的一个角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一支乐队在演奏,却又如此的不同——这是一支残疾人乐队。

这是一支五人组成的乐队。键盘手的一条裤腿孤独地随风荡着,右手用力击打着键盘,左手在空中挥舞着,额头迸出豆大的汗珠,一甩头汗珠便如雨点般掉落,纷纷扬扬,似带着节奏地点地。

鼓手帅气地要着他那两根鼓棒,在高低不同的鼓间曼舞,在月光下不停地旋转……打鼓技巧高超,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他膝盖以下的空空荡荡。

主唱的面前摆放着立式话筒,她的演唱博得了众人的欢呼,两位吉他手随着节奏晃着脑袋,忘情地跟着音乐摇摆起身子。

夏夜的风很暖,天上的星星不时侧头,好奇地窥视着这支乐队的队员。他们缺少什么,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追梦的心,歌声一如他们的人生一样真实,炙热澎湃。

那跳动的一个个音符,那闪烁的一个个鼓点,都是梦想的声音,触动行人的心弦。我们应该像他们一般带着微笑在生活的泥泞中稳步向前。

指导老师:洪晔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

古树斑驳,尘土飞扬,路上人来人往,行人匆匆。在城市的喧嚣间,公园的一个角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一支乐队在演奏,却又如此的不同——这是一支残疾人乐队。

这是一支五人组成的乐队。键盘手的一条裤腿孤独地随风荡着,右手用力击打着键盘,左手在空中挥舞着,额头迸出豆大的汗珠,一甩头汗珠便如雨点般掉落,纷纷扬扬,似带着节奏地点地。

鼓手帅气地要着他那两根鼓棒,在高低不同的鼓间曼舞,在月光下不停地旋转……打鼓技巧高超,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他膝盖以下的空空荡荡。

主唱的面前摆放着立式话筒,她的演唱博得了众人的欢呼,两位吉他手随着节奏晃着脑袋,忘情地跟着音乐摇摆起身子。

夏夜的风很暖,天上的星星不时侧头,好奇地窥视着这支乐队的队员。他们缺少什么,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追梦的心,歌声一如他们的人生一样真实,炙热澎湃。

那跳动的一个个音符,那闪烁的一个个鼓点,都是梦想的声音,触动行人的心弦。我们应该像他们一般带着微笑在生活的泥泞中稳步向前。

指导老师:刘剑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

古树斑驳,尘土飞扬,路上人来人往,行人匆匆。在城市的喧嚣间,公园的一个角落被人围得水泄不通。一支乐队在演奏,却又如此的不同——这是一支残疾人乐队。

这是一支五人组成的乐队。键盘手的一条裤腿孤独地随风荡着,右手用力击打着键盘,左手在空中挥舞着,额头迸出豆大的汗珠,一甩头汗珠便如雨点般掉落,纷纷扬扬,似带着节奏地点地。

鼓手帅气地要着他那两根鼓棒,在高低不同的鼓间曼舞,在月光下不停地旋转……打鼓技巧高超,几乎没有人留意到他膝盖以下的空空荡荡。

主唱的面前摆放着立式话筒,她的演唱博得了众人的欢呼,两位吉他手随着节奏晃着脑袋,忘情地跟着音乐摇摆起身子。

夏夜的风很暖,天上的星星不时侧头,好奇地窥视着这支乐队的队员。他们缺少什么,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追梦的心,歌声一如他们的人生一样真实,炙热澎湃。

那跳动的一个个音符,那闪烁的一个个鼓点,都是梦想的声音,触动行人的心弦。我们应该像他们一般带着微笑在生活的泥泞中稳步向前。

指导老师:洪晔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(4)班 刘显彤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和曾祖母一起玩儿。她与别的老人不同,她身上“慈祥”的光辉并没有多少,反之,她脾气暴,爱财,而且经常操着方言骂街。有一次,爷爷在饭桌上说起曾祖母:“老太太不识字,牌桌上数钱倒是又快又准。”大家都哈哈直笑,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爱曾祖母。

小时候,我叫她“太太”,我喜欢爬到她身上,玩她耳朵上的金色耳环,她倒也不赶我,只是嘿嘿笑骂:“赶紧下去,摔着你。”一边又用苍老的手护住我。

都说我小时候神似太太,双眼皮,鼻子也像,太太最喜欢听的就是这话,只要有人这样说,她就乐,抚摸我的手轻轻把玩,把我的手包在她的手里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舒服,于是就靠她怀里,她一下一下地拍着我,不一会儿自己竟先睡着了。

她老说:“你睡着跟个小哈巴狗似的。”我会扑到她怀里使劲儿地蹭她,倒真像个小狗。

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她走的那天没有人告诉我,我只知道太太去别的地方住了,爸妈,爷爷奶奶老去看她,这一次他们都哭了,我不明所以,他们只告诉我太太不会再回来了。当时的我还不懂死亡,只是叹息她不会再握我的手,叫我小狗了。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俨然少了一个玩伴,我每天都幻想,如果太太回来,那该多好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对太太的思念只增不减,这思念里还掺杂了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。生长痛让我时常不想长大,长大会很累,也没有一个人会让我舒服地靠在怀里,我懂得了失去的痛楚。

那天我偶然间翻出一个盒子,里面有一个珠子串成的小狗,还有一段录音。太太对我说:“孩子,也许以后的生活没有我陪着你了……”至亲熟悉的音色让我忍不住掉下眼泪。朦胧中,我听到她带着方言的最后一句话:“好好长大,小孩。”那天晚上我又梦到她,她轻轻拉住我的手:“好好长大。”我似乎觉得这样的沟通让我安心。

我开始每天把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,攒了厚厚的一本,就在清明节时读给她听。爸妈烧纸钱时,我会让他们多烧点儿,太太最喜欢钱了。

我也开始珍惜每一天的生活,失去至亲的滋味,让我害怕再失去。我把生长痛藏匿起来,连同对太太的想念埋在心里,那里会永恒。我珍惜爸妈、爷爷奶奶对我的爱,也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们。尽管我还是不想长大,但是一想到那句“好好长大”,我又被鼓舞。

常常怀念曾祖母的金耳环,梦里有被苍老的手捏着的触感,还有那只“小狗”,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柜子里。

指导老师:洪晔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(4)班 刘显彤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和曾祖母一起玩儿。她与别的老人不同,她身上“慈祥”的光辉并没有多少,反之,她脾气暴,爱财,而且经常操着方言骂街。有一次,爷爷在饭桌上说起曾祖母:“老太太不识字,牌桌上数钱倒是又快又准。”大家都哈哈直笑,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爱曾祖母。

小时候,我叫她“太太”,我喜欢爬到她身上,玩她耳朵上的金色耳环,她倒也不赶我,只是嘿嘿笑骂:“赶紧下去,摔着你。”一边又用苍老的手护住我。

都说我小时候神似太太,双眼皮,鼻子也像,太太最喜欢听的就是这话,只要有人这样说,她就乐,抚摸我的手轻轻把玩,把我的手包在她的手里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舒服,于是就靠她怀里,她一下一下地拍着我,不一会儿自己竟先睡着了。

她老说:“你睡着跟个小哈巴狗似的。”我会扑到她怀里使劲儿地蹭她,倒真像个小狗。

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她走的那天没有人告诉我,我只知道太太去别的地方住了,爸妈,爷爷奶奶老去看她,这一次他们都哭了,我不明所以,他们只告诉我太太不会再回来了。当时的我还不懂死亡,只是叹息她不会再握我的手,叫我小狗了。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俨然少了一个玩伴,我每天都幻想,如果太太回来,那该多好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对太太的思念只增不减,这思念里还掺杂了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。生长痛让我时常不想长大,长大会很累,也没有一个人会让我舒服地靠在怀里,我懂得了失去的痛楚。

那天我偶然间翻出一个盒子,里面有一个珠子串成的小狗,还有一段录音。太太对我说:“孩子,也许以后的生活没有我陪着你了……”至亲熟悉的音色让我忍不住掉下眼泪。朦胧中,我听到她带着方言的最后一句话:“好好长大,小孩。”那天晚上我又梦到她,她轻轻拉住我的手:“好好长大。”我似乎觉得这样的沟通让我安心。

我开始每天把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,攒了厚厚的一本,就在清明节时读给她听。爸妈烧纸钱时,我会让他们多烧点儿,太太最喜欢钱了。

我也开始珍惜每一天的生活,失去至亲的滋味,让我害怕再失去。我把生长痛藏匿起来,连同对太太的想念埋在心里,那里会永恒。我珍惜爸妈、爷爷奶奶对我的爱,也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们。尽管我还是不想长大,但是一想到那句“好好长大”,我又被鼓舞。

常常怀念曾祖母的金耳环,梦里有被苍老的手捏着的触感,还有那只“小狗”,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柜子里。

指导老师:洪晔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(4)班 刘显彤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和曾祖母一起玩儿。她与别的老人不同,她身上“慈祥”的光辉并没有多少,反之,她脾气暴,爱财,而且经常操着方言骂街。有一次,爷爷在饭桌上说起曾祖母:“老太太不识字,牌桌上数钱倒是又快又准。”大家都哈哈直笑,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爱曾祖母。

小时候,我叫她“太太”,我喜欢爬到她身上,玩她耳朵上的金色耳环,她倒也不赶我,只是嘿嘿笑骂:“赶紧下去,摔着你。”一边又用苍老的手护住我。

都说我小时候神似太太,双眼皮,鼻子也像,太太最喜欢听的就是这话,只要有人这样说,她就乐,抚摸我的手轻轻把玩,把我的手包在她的手里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舒服,于是就靠她怀里,她一下一下地拍着我,不一会儿自己竟先睡着了。

她老说:“你睡着跟个小哈巴狗似的。”我会扑到她怀里使劲儿地蹭她,倒真像个小狗。

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她走的那天没有人告诉我,我只知道太太去别的地方住了,爸妈,爷爷奶奶老去看她,这一次他们都哭了,我不明所以,他们只告诉我太太不会再回来了。当时的我还不懂死亡,只是叹息她不会再握我的手,叫我小狗了。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俨然少了一个玩伴,我每天都幻想,如果太太回来,那该多好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对太太的思念只增不减,这思念里还掺杂了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。生长痛让我时常不想长大,长大会很累,也没有一个人会让我舒服地靠在怀里,我懂得了失去的痛楚。

那天我偶然间翻出一个盒子,里面有一个珠子串成的小狗,还有一段录音。太太对我说:“孩子,也许以后的生活没有我陪着你了……”至亲熟悉的音色让我忍不住掉下眼泪。朦胧中,我听到她带着方言的最后一句话:“好好长大,小孩。”那天晚上我又梦到她,她轻轻拉住我的手:“好好长大。”我似乎觉得这样的沟通让我安心。

我开始每天把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,攒了厚厚的一本,就在清明节时读给她听。爸妈烧纸钱时,我会让他们多烧点儿,太太最喜欢钱了。

我也开始珍惜每一天的生活,失去至亲的滋味,让我害怕再失去。我把生长痛藏匿起来,连同对太太的想念埋在心里,那里会永恒。我珍惜爸妈、爷爷奶奶对我的爱,也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们。尽管我还是不想长大,但是一想到那句“好好长大”,我又被鼓舞。

常常怀念曾祖母的金耳环,梦里有被苍老的手捏着的触感,还有那只“小狗”,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柜子里。

指导老师:洪晔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(4)班 刘显彤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和曾祖母一起玩儿。她与别的老人不同,她身上“慈祥”的光辉并没有多少,反之,她脾气暴,爱财,而且经常操着方言骂街。有一次,爷爷在饭桌上说起曾祖母:“老太太不识字,牌桌上数钱倒是又快又准。”大家都哈哈直笑,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爱曾祖母。

小时候,我叫她“太太”,我喜欢爬到她身上,玩她耳朵上的金色耳环,她倒也不赶我,只是嘿嘿笑骂:“赶紧下去,摔着你。”一边又用苍老的手护住我。

都说我小时候神似太太,双眼皮,鼻子也像,太太最喜欢听的就是这话,只要有人这样说,她就乐,抚摸我的手轻轻把玩,把我的手包在她的手里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舒服,于是就靠她怀里,她一下一下地拍着我,不一会儿自己竟先睡着了。

她老说:“你睡着跟个小哈巴狗似的。”我会扑到她怀里使劲儿地蹭她,倒真像个小狗。

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她走的那天没有人告诉我,我只知道太太去别的地方住了,爸妈,爷爷奶奶老去看她,这一次他们都哭了,我不明所以,他们只告诉我太太不会再回来了。当时的我还不懂死亡,只是叹息她不会再握我的手,叫我小狗了。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俨然少了一个玩伴,我每天都幻想,如果太太回来,那该多好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对太太的思念只增不减,这思念里还掺杂了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。生长痛让我时常不想长大,长大会很累,也没有一个人会让我舒服地靠在怀里,我懂得了失去的痛楚。

那天我偶然间翻出一个盒子,里面有一个珠子串成的小狗,还有一段录音。太太对我说:“孩子,也许以后的生活没有我陪着你了……”至亲熟悉的音色让我忍不住掉下眼泪。朦胧中,我听到她带着方言的最后一句话:“好好长大,小孩。”那天晚上我又梦到她,她轻轻拉住我的手:“好好长大。”我似乎觉得这样的沟通让我安心。

我开始每天把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,攒了厚厚的一本,就在清明节时读给她听。爸妈烧纸钱时,我会让他们多烧点儿,太太最喜欢钱了。

我也开始珍惜每一天的生活,失去至亲的滋味,让我害怕再失去。我把生长痛藏匿起来,连同对太太的想念埋在心里,那里会永恒。我珍惜爸妈、爷爷奶奶对我的爱,也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们。尽管我还是不想长大,但是一想到那句“好好长大”,我又被鼓舞。

常常怀念曾祖母的金耳环,梦里有被苍老的手捏着的触感,还有那只“小狗”,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柜子里。

指导老师:洪晔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(4)班 刘显彤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和曾祖母一起玩儿。她与别的老人不同,她身上“慈祥”的光辉并没有多少,反之,她脾气暴,爱财,而且经常操着方言骂街。有一次,爷爷在饭桌上说起曾祖母:“老太太不识字,牌桌上数钱倒是又快又准。”大家都哈哈直笑,我觉得我们全家都爱曾祖母。

小时候,我叫她“太太”,我喜欢爬到她身上,玩她耳朵上的金色耳环,她倒也不赶我,只是嘿嘿笑骂:“赶紧下去,摔着你。”一边又用苍老的手护住我。

都说我小时候神似太太,双眼皮,鼻子也像,太太最喜欢听的就是这话,只要有人这样说,她就乐,抚摸我的手轻轻把玩,把我的手包在她的手里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很舒服,于是就靠她怀里,她一下一下地拍着我,不一会儿自己竟先睡着了。

她老说:“你睡着跟个小哈巴狗似的。”我会扑到她怀里使劲儿地蹭她,倒真像个小狗。

太太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她走的那天没有人告诉我,我只知道太太去别的地方住了,爸妈,爷爷奶奶老去看她,这一次他们都哭了,我不明所以,他们只告诉我太太不会再回来了。当时的我还不懂死亡,只是叹息她不会再握我的手,叫我小狗了。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俨然少了一个玩伴,我每天都幻想,如果太太回来,那该多好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对太太的思念只增不减,这思念里还掺杂了对童年的回忆和怀念。生长痛让我时常不想长大,长大会很累,也没有一个人会让我舒服地靠在怀里,我懂得了失去的痛楚。

那天我偶然间翻出一个盒子,里面有一个珠子串成的小狗,还有一段录音。太太对我说:“孩子,也许以后的生活没有我陪着你了……”至亲熟悉的音色让我忍不住掉下眼泪。朦胧中,我听到她带着方言的最后一句话:“好好长大,小孩。”那天晚上我又梦到她,她轻轻拉住我的手:“好好长大。”我似乎觉得这样的沟通让我安心。

我开始每天把有意思的事情写下来,攒了厚厚的一本,就在清明节时读给她听。爸妈烧纸钱时,我会让他们多烧点儿,太太最喜欢钱了。

我也开始珍惜每一天的生活,失去至亲的滋味,让我害怕再失去。我把生长痛藏匿起来,连同对太太的想念埋在心里,那里会永恒。我珍惜爸妈、爷爷奶奶对我的爱,也用我的方式去爱他们。尽管我还是不想长大,但是一想到那句“好好长大”,我又被鼓舞。

常常怀念曾祖母的金耳环,梦里有被苍老的手捏着的触感,还有那只“小狗”,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柜子里。

指导老师:洪晔

■ 北京市第171中学初二(4)班 刘显彤